

聞用潮州話很客氣地招呼秦兄嫂。原來秦兄以前工作的森美石油公司就在這兒附近，他們曾在這兒住了十多年，所以地方人都熟識。於是點了七八樣海味，當清蒸鯧魚上桌，秦兄說這是本地最名貴的魚。飯後照潮州習慣，「品茗」一番。

再到班生海灘 (Bansæen Beach)，一列白沙長灘，灘邊綠樹蔭濃，涼風習習，雖烈日如炙，在樹下步行，仍有清涼之感。沿着海灘是一座座洋房，秦兄說：「這些都是達官、貴人或富商、巨賈的別墅，是他們週末宴會跳舞玩樂的所在。這沙灘長達十哩，你看這裏有錢人真不少呢。」

車子在海灘盡頭爬上一個山坡，遠看大海無涯，只有白雲朵朵，點綴在藍天上。

轉出山頭是一些廟宇，一個題「金王聖帝廟」，一個題「天后聖母廟」。再繞過一個山頭，岩洞旁邊掛着紅綢金字橫額，上書「三個頭客臥在此內若不建廟將不在此」。——這一籌款建廟的辦法倒很新鮮。

就在這附近，有一個小神龕，那石刻直書的文字是「天地父母神位」，下面橫書是「福祿壽」，完全是中國人的人生哲學。

歸途中路邊有許多中國牌坊，上題「太乙玄莊」、「明燈山莊」……秦兄說這些山莊便是華裔人士的墳塋所在。

\*\*\*\*\*

## 中東歐洲行 (下)

\*\*\*\*\*

陳董同璉

### 瑞典 (Sweden)

一直生活在南方的我，如今第一次前往北歐的瑞典，對那遙遠北國的寒冷氣候和自然景象，有一份探險似的情懷。

班機在飛往瑞典途中，曾在丹麥京城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小停。哥本哈根是北歐數國中最繁華的都市，也是大多數環球旅遊最北方的一站。再往北行到瑞典的旅客究屬少數。因為那樣就超出順道路程，必須另闢途徑，費時費錢，頗不經濟。然而，我們却有一種越難得去的地方越想去，越熱門的地方却不願意去趕熱鬧的想法。所以這次決定把瑞典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訂在我們的旅程中。

斯德哥爾摩位於北緯六〇度，較我國大陸任何地區緯度為高，業已接近北極圈。但由於有海洋調節的關係，氣候並不如想像中冷得那樣冰肌透骨。現在八

本刊每月收到退件頗多，多因地址更改，茲列表如次，如知道其地址者請函告，當按新址寄發。

姓名	原因	姓名	原因
劉敦壽	247 249 期退件	莊永基	248 249 期限件
郭隆	245 249 一次併退	王濤	247 249 改試件
劉萬福	247 248 期退件		加拿大住址
吳在哲	242 245 期退件	蔣超望	242 245 246 期退件
董啓超	242 245 期退件	張殿民	242 245 期限件
韋增復	242 246 期退件	張秋	243 245 期退件
楊茂興	244 246 期退件	顧鐸	244 246 期退件
沈學英	241 244 期退件	王顏鑄	245 246 期退件
陳慶良	245 246 期退件	蕭錫林	245 246 期退件
蔣克雄	241 248 期一次併退	謝佑齊	244 245 期退件

月下旬，正當夏末，天氣涼爽宜人。據來機場迎接我們的瑞典友人告知，瑞典的夏天是短暫的，今年整個夏天下雨太多，以致未曾享受到終年嚮往的陽光，使瑞典人引為莫大之憾事。

由機場經由高速公路須半小時以上才能到達市區，沿途多是清幽密佈的湖泊和蒼翠深遠的杉林，充滿了樸實的自然美！當晚瑞典籍友人就請我們在湖邊的鄉村俱樂部晚餐，並欣賞湖上風光。黃昏時，清澈透藍的湖面上，白帆點點，盡是懂得享受人生的瑞典人，駕了自備的船艇，遨遊水上，多麼悠閒而令人稱羨！兩三家與外子工作有來往的公司得知我們前來瑞典，都忙着熱忱接待，充分表現出瑞典人好客的性情。他們除來機場迎接外，並為外子編排了業務簡報和參觀工廠等節目。並在他們簡報和參觀的同時，特別派了一位秘書小姐陪我去了幾處瑞典名勝：在以建築式樣聞名的市政廳內，我們走過那間每年為諾貝爾獎

金得主舉行慶宴的大廳，不禁想像到人類達於學術巔峯時的偉大榮譽。在莊嚴樸實的瑞典王宮裏，我看到了陳列着的歷代國王的皇冠、權杖和珠寶。王宮大口，御林衛士正午換崗的儀式雖比不上英國白金漢宮衛士換崗儀式的規模，但看到那一個個年青、英俊、健壯的皇家衛士，他們強忍笑容、板着面孔，煞有介事的在圍觀的旅客面前表演花式操槍和騎術的神態，極爲有趣。

外子正以錯過這些觀光項目而懊惱，我却還調侃他說：「誰讓你是所謂工商界的 Executive 呢，隨時隨地不離業務活動，奈何不能盡情旅遊。還是像我這樣無責一身輕的女眷，可以多看看多遊，自由自在得多！」然而，話雖如此，事實上，人情難却，在瑞典的四天，我也跟隨外子就處於這種既要出席他被邀約的業務午餐和正式晚宴，而又要兼顧觀光的緊張日程中。總算我們還是在夾縫的時間裏，選遊了幾處瑞京的精華：代表瑞典在海盜盛行時代文化的古戰船 Warship Wasa 博物館和擁有園林噴泉及人工湖勝景而欲與歐洲各國一爭長短的 Drottningholm 王宮和皇家劇場。我們又曾乘遊艇在波羅的海海口巡遊，遠遠欣賞瑞京分佔兩個島嶼的新舊二市區內，古典的

福與否？只有自己能體會，旁人是無法下斷語的。

## 瑞士 (Switzerland)

瑞士風景美麗已是世人週知的了。在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公園」遊歷的四天裏，自初抵蘇黎世 (Zurich) 城乍見我們所住的那家旅館起，直到我們離開蘇城止，所見瑞士湖光山色之美，真是豈止令人讚嘆而已！

我們在歐洲各地旅行所住的旅館是由所搭乘的德國航空公司代訂的，其實都爲第一流的觀光旅館，各有特色。然而，在蘇黎世的這家 Atlantis Hotel 却是我所喜歡的。郊外的山岡上，聳立着這座形式結構美極了的四層樓建築。空曠的草坪上，間隔有序的排列着各色花叢。清晨時分，朝霧初散，露滴猶存。空氣中彌漫着泥土的芳香。遠處傳來了教堂的鐘聲。附近山腰上，帶有頸鈴的牛羣，漫步而過，似乎真要誘發起詩人的靈感。我不禁對外子說，週遭這般幽美恬適的環境，實在令人渾然忘我。這不是置身於世外桃源嗎？讓我們終老於斯吧！

瑞士的風景名勝無數，我們對各地都心嚮往之。但逗留的時間有限，只能往遊幾處具有代表性的山水

建築和近代的大廈相互交映，將這個北歐都市的風景線襯托得格外多彩多姿。外子當然更沒有忘記那他一心思想嘗試的「Snorgaboard」。這是瑞典最享盛名的一種以特產沙丁魚 (Herring) 爲主，而擁有近百樣菜式的自助餐，琳瑯滿目的陳設在一張龐大的船形長桌上，真可以媲美我們的滿漢全席呢！惟一的遺憾是，那只有在斯堪的那維亞數國北部地方，於每年六月前才能看到的地理奇景——「午夜太陽」(Midnight Sun)，現在爲時已過，我們無緣得見。

瑞典向以盛產金髮碧眼美女著稱。過去世界影壇上幾位鼎鼎大名的絕色女星，像嘉寶、殷格麗褒曼、艾格森瑪等都祖籍瑞典。因此在這兒，我特別喜歡端詳那些高大、健美的北歐佳麗所謂 Nordic 者。美女自是人人欣賞，我尚不例外，何況外子？他的反應，我怎不瞭解？

瑞典人有高度的文化和生活水準，工作的時間少，閒暇的時間多。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也是舉世皆知的。照說，瑞典人應算是世界上真正幸福的民族了吧！豈知他們也仍然有他們的社會問題，每年自殺人數的百分率且是世界各國最高者。蓋人類除了物質生活的追求外，還有更爲重要的心靈生活追求。個人幸

，略償心願。

自己並非「智者」，但「樂水」却是真的。所以首先我們就去到那位於德、瑞邊境的萊茵河源瀑布 (Rhine Falls)。瀑布的幅寬雖不及我們從前曾去過的美、加邊境尼亞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但這兒三幅奔騰澎湃的巨流白練，還是相當壯觀的。面對那種傾瀉的氣勢，似可淘盡心靈上一切的憂愁和煩惱，使人感覺煥然一新。回程時，遊覽車特意循着農家密集的一條公路行駛。倘非導遊人說明要讓遊客看看瑞士的農家，我真不相信那一幢幢原木構建的整潔樓房，家家戶戶門前和窗前百花競放，爭妍鬥艷，每相隔不遠就有一座尖頂白色的小教堂，環境如此聖潔高雅的這一帶竟是農家田舍！導遊人說，瑞士人最愛花惜草。看吧！那一處不是繁花似錦，綠草如茵。整個國家簡直可以說是花的世界，也是上好的天然高爾夫球場。當我們在一間上下左右都攀滿了鮮花的屋子前窗內探望時，幾十條乳牛赫然其中，這裏竟是養牛的牛舍。原來瑞士的牛兒在飽享肥美的牧草之餘，竟也懂得附庸風雅，樂居滿綴花朵的華屋，其愛花的勁兒不讓人們專美。

第二個遊覽節目是 Zurich 湖、Lucerne 湖及

阿爾卑詩山脈的 Rigi Kaltbad 峯。自清晨到傍晚，乘車、遊湖、坐纜車登山，我們整天徜徉在瑞士的湖光山色之中。深深感覺到，天然的山川佳景，經過瑞士人多年銳意經營，越發顯得無一處不具匠心，無一處不美了。使來此觀光的人，處處如置身於圖畫之中，幻如夢境，樂而忘返。這次，遇上一位體態健美且服務絕佳的導遊小姐。她為我們解說瑞士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又在他們民族英雄 William Tell 紀念亭前實地講說那段我們初中時代在英文教科書上讀到的 William Tell 頭頂射蘋果的故事，極為有趣。這位優秀的導遊小姐實在為瑞士觀光事業做了最成功的宣傳。

瑞士自五百餘年前宣佈永久嚴守中立以來，超然於世界紛爭之外。所以人民能够安居樂業，到處呈現一片富庶的景象。不但農牧食品加工業發達，精密工業和手工業如鐘錶、刺繡品等，更是舉世難敵。於是少不得我們就難以抗拒的要去嘗試那些五花八門、色香味美但「卡路里」特多，如我等「發福」之人實在不該吃的冰淇淋和巧克力糖；更不自覺的要破鈔去為孩子們和親友們選購精巧的裝飾手錶和一些細微的刺

拖曳的雪橇去巡遊雪地了。雖然，我明知那種只有在北極地帶才有的玩意兒，該是多麼够刺激而吸引人！我迫不及待的鑽進有暖氣的餐廳，飲熱咖啡取暖。外子大笑我這實足的南方人，絲毫經不起冰雪的考驗。我只得隔着玻璃窗，欣賞外面白茫茫的雪景。許多男女老幼，還有由教師率領的整隊學童，短衣短褲，正步態輕鬆的爬上山來。他們精神抖擻，跳笑自如，對這冰天雪地的環境毫不畏縮。值此夏天，正是瑞士人徒步旅行，爬登雪山的季節。當冬天積雪深厚時，這裏又成滑雪勝地，更將湧來大批從事滑雪運動的人羣。我對瑞士人強健的體魄和活躍在大自然裏的精神實在是無上的羨慕。

## 意大利 (Italy)

條條大路通羅馬，生為二十世紀的人，我們是從空中降臨羅馬的。在飛機上，對這個有着光輝燦爛歷史的名城，先就有了一個鳥瞰的機會。廣袤的城池，展開於七座山岡之間，Tiber 河由北向南穿流而過。依山帶水，景色絕佳。那條進入羅馬市區寬闊畢直的大道是看不見盡頭的。這不就是當年凱撒大帝和他率

綉品等。

阿爾卑詩山脈在瑞士境內有好幾座可資遊覽的山峯，外子建議，要上山就上山最高的山。於是我們參加了遊覽拔海一〇、四二五呎的 Jungfrau 峯旅行了團。火車蜿蜒登山，在國內已有到阿里山、在泰國已有往清邁的經驗。然而，今天攀登阿爾卑詩山峯的路途却更為驚險而動人。山路坡度越高越陡，計有五種寬度不同的鐵軌。因此我們沿途換了五次火車最後才到達 Jungfrau 峯。只見四週白雪皚皚，一片銀色世界。這是我等常年生活在亞熱帶和熱帶不能一見的景象，自是說不出的新鮮和興奮。我們下了火車，首先進入一座在冰川中整砌而成、內有樓臺屋宇造型的「冰宮」參觀，並嘗試那種冰點以下的寒冷滋味。由於我們服裝配備不够，身上發抖，脚下溜滑。雖緩慢而行，仍舉步維艱，追不上那些健步如飛、遠遠在前的瑞士人。所以這一趟半小時的「冰宮」之行，我們的這副「德性」，在他們眼中想必出足了洋相。高山之上，空氣稀薄，我已漸感呼吸困難。此時又開始降雪。雖然拂去了飄上身險的雪花，但却抖不落那襲人的一身寒氣。我已再沒有勇氣乘坐那種由四隻大狗

領的戰車大軍君臨羅馬的來路嗎？如今雖已看不見戰車輾過的痕跡，但却可以想見當時這位羅馬英雄不可一世的威武雄風。大道兩旁，峙立了連排的辦公大廈，整齊而氣派，給初臨羅馬的旅客一個先入為主的好印象。這些都是政府各部會機關，係四十年前墨索里尼執政時代興建的。這也許可算是那法西斯黨獨裁者為意大利遺留下來的一項德政。

羅馬附近處處是古蹟名勝，我們曾走過：古羅馬時代的鬪獸場、民衆集會所和大大水渠。雖然現在看見的僅是斷壁殘垣，但那種規模，那種氣派，彷彿仍然透着昔日偉大的風采。至於文藝復興時代各大教堂建築的宏偉，二十年前「羅馬假期」影片中因主題曲風靡全球而盡人皆知的那座「許願之泉」(Trevi Fountain) 以及位於郊外的「千泉之宮」(Villa d'Este in Tivoli) 內那些塑形奇妙的噴泉，均足以證明意大利人的藝術天賦是有其歷史傳統的。

我們花了一天的時間參觀天主教的聖地梵蒂岡和聖彼得大教堂。梵蒂岡是教宗駐節之地，也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國土。每年有不計其數的教友和非教友前來朝拜參觀。選舉教宗的 Sistine Chapel 廳堂

、教宗那座簡樸的宮廷和精緻玲瓏的花園，規模雖都不大，但所代表的精神領導力量却是廣大而深遠的。梵蒂岡圖書館裏更擁有文藝復興時代米蓋朗基羅等幾位大師的許多壁畫和雕刻等不朽藝術傑作。當進入聖彼得大教堂內，仰望那一座座巍峨的紀念殿堂、聖潔的聖母像和十字架，那種莊嚴肅穆的氣氛，頓時使人的自然而然會懾於宗教的感召力而有立刻跪下祈禱的意願，以期在這個彷彿距離上帝最近的聖地，還要與祂更接近一步。待登上教堂頂端圓臺瞻望，近處的聖彼得廣場和遠處的羅馬城，正沐浴在夏日的艷陽光裏。確是河山壯麗，氣勢雄偉，為他處所不及。我們知道，在這個具有二、三千年歷史的古都，還有着無數的文化古蹟和豐富的藝術寶藏，那是窮個人畢生時間也發掘不完、欣賞不了的。至此自必令人深深體會到：「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們爲了要領受地中海的陽光，並看看南歐的景色，曾由羅馬搭車南下，前往那不勒斯 (Naples)、卡普里 (Capri)、龐貝 (Pompei) 等地作竟日遊。不論個人的音樂修養如何，意大利那坡里民謠總是家喻戶曉的。遊覽車開行途中，亦在不停的播放那幾首

在歐洲其他國家所看到的，似乎都是水草豐富、花木茂盛的自然環境。在意大利一出羅馬城，公路兩旁雖也有橄欖樹和葡萄園，但我們却看到了黃土和荒山，已完全不像德國、瑞士那般一片綠色的世界。無疑的，意大利的農業自不免較差。我於是妄下斷論：怪不得意大利人就似乎大多缺乏那種農業社會傳延下來敦厚淳樸的民風。記得在來歐洲旅行之前，已聽幾位友人的經驗之談和忠告：在意大利旅行，必須要特別留意防騙、防偷、防搶等三項。我們於是處處小心，不會破財。但却真的遇到漫天要價的商店，也看見有衣冠楚楚的紳士型人物向觀光客兜售價格「奇廉」的「名牌」手錶，我們放在機場餐桌上的香煙，竟眼一眨不翼而飛。這些小小事件，似乎真的爲意大利人戴上了一付「不誠實」的嘴臉。

其實也不應該一筆抹煞意大利人爲人的態度。就以外子的一位意籍友人來說吧，他是從事國際工程設計業務的主管，自從知道我們要來歐洲，就邀請我們務必把羅馬列入旅程之內。並不斷與外子聯絡，親來機場迎接。駕車陪我們夜遊羅馬。又囑原在鄉間別墅渡假的太太和女兒特地進城來陪我逛街購物，帶我去

歌王卡羅素所唱最爲大家所熟悉的民歌，令人沉落在浪漫的氣氛中。然而，那不勒斯是一個古老的港口，至今仍是各國商船常川來往的地方。狹窄的街道和殘舊的房屋，使人感到晦暗而鬱悶。似難理解何以這兒的民風却是那麼羅曼蒂克，竟能蘊育出優美動人的民謠？外懸於地中海裏的卡卜里小島，必須要乘坐汽墊飛船前往，這又是生平第一遭難得的經驗。島上有依山而築的階層式別墅，漂亮多姿；各處長滿了鮮艷的紫藤花和夾竹桃以及濃密的樹叢，嫣紅黛綠。加上煦煦的陽光及藍天碧海的配襯，這種明朗活潑的南歐景色，委實熏人欲醉。矗立在意大利南端的維蘇威火山，在公元七九九年一次爆發中，將當年羅馬帝國時代極爲繁榮的整個龐貝城震毀，深埋地下一千餘年，如今龐貝遺址雖被掘出，但已是一片廢墟，成了考古和觀光熱門地帶。另一個新的龐貝城却在附近興起，仍然有人在此安居樂業。我們只在廢城外圍略事週遊，不想多看那種人類遭受災難慘狀的史蹟展覽。行程中，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看得見那座山頂流露着白色石灰岩漿的維蘇威火山。我不禁默默祈禱，願火山永生永世不再爆發，以免人類再遭那種空前的浩劫。

看那些爭奇鬪艷的時裝，明瞭何以羅馬成爲目前世界時裝中心之一的道理。臨行前夕，並請我們在典型歐洲情調的露天餐館晚餐，一定要我們除了豐盛的菜餚之外，還要一一品嘗道地的意大利餅、通心粉和冰淇淋，幾讓人飽脹得受不了餐館的門。此種熱情好客，人情味重的作風，一如我們中國人。

這次旅遊歐洲，羅馬是我們的終點站，也是外子和我分道揚鑣的地方。他自此搭機轉往沙烏地阿拉伯，再行回復他那工程管理的繁忙工作。我則由羅馬取道香港回國，結束了一個多月愉快無比的休假旅行。

## 香 港

由歐洲回國，向東走或向西走，路程是差不多的。住在美國洛杉磯的舍弟，曾多次來信要我由歐洲順道經美國回臺灣。其實我已獲有美國簽證，能往美國探親，手足相聚，原也是樂事。然而，遊罷歐洲七、八個國家之後，見聞收獲固多，機車勞頓却也是够受的。羅馬旅程結束後，我已再沒有輾轉橫貫美國東西兩岸的餘勇和精力。只想迅速了當的一步跨入家門，好好休息。但由羅馬到臺北總沒有一步即可跨到的班

機，我還得道經香港轉機。於是決定在港小停，並乘便探望一位長親。

只有工商市面和彈丸之地的香港，原來就少可看可遊的地方。雖然現在似乎比我七年前來此時高樓又多了些，市容又整齊了些。但聽舍親說，年來香港經濟不景氣，治安益形惡化，每天都有數不盡的罪惡事件發生。因之，我在香港停留的兩天中，全無出門的興趣。而對舍親家位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區那種背山面水的居住環境，非常欣賞。在面積窄小，人口壅塞的港、九地區，還有如此幽靜寬敞的住處，真是難能可貴。

歐洲之行，使我們有實地體認西洋文化的機會。但對我這個在求學時代主修西洋文學的人而言，未能踏上我曾經在書本上接觸得最多，亦似乎認識得最多的英國國土，以重溫文學諸大家筆下的「人」和「事」，總感到無限遺憾。所以當外子與我在羅馬機場道別時，他笑說：「如果你這次歐遊意猶未盡，而願意不惜再次苦苦積蓄旅費，寄望在近年內走一趟英倫三島去尋找你嚮往的文學踪影的話，我自當樂於奉陪！」我確是心動了，也期待着這一天！（完）

## 陳豫學長將為沙國

### 修築另一條公路

本文作者係陳豫學長夫人，現服務招商局。

陳學長係榮工處駐中東經理，近稱榮工處已在一次國際投標中獲勝，將在沙烏地阿拉伯興築另一條公路。

陳豫學長說，沙國交通部長陶費克已經認可給予榮工處價值四千萬美金的合約。該條公路位於塔亦夫及班尼薩德之間，全長八十公里。將費時二年半才能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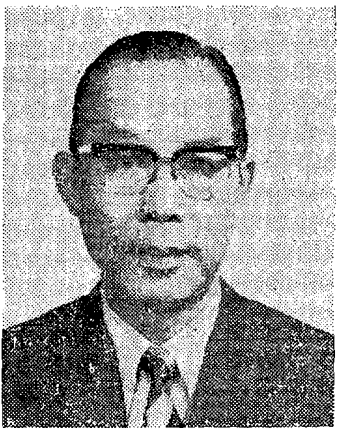
目前榮工處正在麥加，和距離吉達西北二百多公里處之避暑勝地塔亦夫間興建一條長一百公里的公路，這條價值四千萬美元的公路將在明年底前完成。

## 悼念余濱生學長

邱名棟

六月十三日我在高雄接到蕭紹衍兄的信，說濱生兄在六月十一日因鼻咽癌過世了。我讀下木然良久，不自禁地歎着：「啊！濱生兄竟是這末匆匆地走了！走了！」

我這三年來都在中部南部工作，平時很少同他見面。去年十一月因公回臺北。一個晚上在新生南路上



余學長濱生遺容

和濱生兄相遇，他正和幾個朋友一起走着，穿一件長袍，面容豐碩，態度儒雅，我向他開玩笑說一年不見怎麼發福了！

。現在是永遠不再有這個機會了！

濱生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他的中英文根柢都很好，在學校時便會吟詩填詞，有「三湘才子」之稱。並且擅擅國劇，喜票老生，辦起事業，熱心而老到。所以幾學期都被推為班長。

由於文筆好，在抗戰末期民國三十四年初，他曾任入盧佐將軍之幕，任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後方勤務司令部同上校秘書。那時我也在司令部糧秣處任稽核科長，公餘常相過從。那時軍公人員待遇菲薄，他雖還沒有家庭負擔，而喜愛交遊，常感手頭拮据，他說他先把自己經濟基礎打好，再圖他進，只做了三幾個月，便棄官從商去了。

接着是抗戰勝利，接着是共匪全面叛亂，接着是大陸撤退。我是在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就是盧漢發表宣言向朱毛靠攏的那一天上午，才乘飛機離開昆明到香港，再乘船來臺灣，到臺灣後聽同學們說，他在香港經商，直到四十七年才在臺北見面。

他憑幾年來在香港的貿易經驗，認定大蒜粉裝罐在外銷上有前途，他和本省商人合作，開設龍子公司，自己設廠，製造瓶裝罐裝大蒜粉，兩三年下來，實際銷路打開了，生意興隆，供不應求。那時的紙報會